

投入实用的甲骨文的“车”“行”等字与“AI+视觉创作”中的高铁、电动汽车等相配时，毫无违和感，从农业、交通、文化、新兴产业等方面，展示了河南人民的美好生活画卷。

自清光绪二十五年（1899年）甲骨文被发现以来，无论发现者、当时病榻上的国子监祭酒王懿荣，还是此后诸如王国维、郭沫若、董作宾、罗振玉，都对甲骨文研究这门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。然而，甲骨文成为一门“大众显学”，确实是近年才出现的。按照中国文字博物馆研究中心工作人员刘浩的说法，当下，到了“让甲骨文通俗化，让更多人了解，让三千年前的古老文字用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吸引更多人”的时候了。

认字，绝对是大学问

为什么是清末的王懿荣发现了甲骨文？

要知道，在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之前，一种名为“龙骨”的药材已经行销于市一些年了，且大有奇货可居之态。王懿荣之所以能够接触到“龙骨”，主要还是因为他自己身体抱恙，在鹤年堂按方抓药时获得了“龙骨”。而这“龙骨”上的文字之所以惊世而出，还在于王懿荣本是金石家，“凡书籍字画、三代以来之铜器印章、泉货残石片瓦无不珍藏而秘玩之”。如此，他才敏锐地发现“龙骨”上刻画的符号，并辨识出这是古代文字，进而一举推论出此系商代文字。

之后，从罗振玉探得甲骨文的



右图：从殷墟遗址甲骨窖穴内发掘出土的刻有文字的龟甲（资料照片）。

出土地，并考证其地为武乙之都，以及考证出甲骨文中的人名与司马迁《史记·殷本纪》中商王名大部分相同，到郭沫若著《卜辞通纂》，编《甲骨文合集》，以及董作宾著《甲骨文断代研究例》……。可以说，20世纪几代学人对当年发掘出的数万甲骨已多有系统性整理、研究。特别是王国维充分利用甲骨材料去对照历史的“二重证据法”，学术贡献极大。

如今的甲骨文研究，当然是站在王懿荣，以及罗、王、郭、董这“甲骨四堂”，还有陈梦家、唐兰、商承祚、于省悟、胡厚宣这“甲骨五老”的基础上的。然而今人比之前辈，最为幸运之处在于身处一个国力昌盛且科技水平精进的时代。记得2017年4月，《新民周刊》记者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第一次见到真实的甲骨残片展陈，大为震撼！首先想到的是王懿荣真正不容易。那些展陈的甲骨，与记者随后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看到的埃及及纸草相比，最大的不同之处无非两点——其一，一个是龟甲兽骨，另一个似是植物编织而成的页面状物；其二，

甲骨大的也不过巴掌大，小的更小，其上文字需要将相机镜头调到微距模式才能拍摄清晰，而埃及及纸草上文字看似如同后世汉字小楷大小。如果不是王懿荣自身金石学养深厚，以及特别细心，恐怕会疏忽掉甲骨上的文字。而真正可惜之处，则是在甲骨文惊世现身，当国内学者开始研究这一学问之际，随着庚子之变八国联军进北京，一切都发生了改变。庚变之际，作为京师团练大臣的王懿荣坐镇拒敌，因寡不敌众而写下绝命书并在自家花园投井殉国。王懿荣最大的遗憾在于生前未得见安阳殷墟的发现。而他身后，所藏千余片甲骨被其子王崇烈售于刘鹗。这位后来以著有《老残游记》而闻名者，倒也爱好金石，并通过各种途径进一步收藏更多甲骨。当时，诸如天津的王襄、孟定生，北京的端方也都四处收购甲骨。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的收购、收藏，在国力衰弱之际却引起了外国人的兴趣。

英国传教士库寿龄（Samuel Couling）和美国传教士方法敛（F.H.Chal-fant）等人，开始做起了